



圣经世界观研发中心

立足圣经原则 智慧参与政治

柯德维 著

陈知纲 译



圣经世界观研发中心

我们的使命

圣经世界观中心的使命是，用圣经的世界观来装备基督徒，并训练他们得以长进，捍卫他们在自己的家庭、社区和公共广场上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仅创造了万物，也治理万物，他自己就是真理。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无误、不变、权威的话语，把我们的生命交给圣经应该是每个寻求跟随基督的人人生的目标。此外，我们相信，圣经为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提供了最理性和最令人满意的答案，包括：

- 我们为何在这里？
- 我们的世界问题何在？
- 是否仍有希望？
- 万物的结局如何？

我们相信，当一个人的信仰和行为与圣经保持一致，承认圣经的真理，承认它适用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时，他就表现出了圣经的世界观。

立足圣经原则 智慧参与政治：

世界观、问题与投票

柯德维/David Closson 著
陈知纲 译

© 2019 家庭研究委员会
版权所有。
在美国印刷出版

立足圣经原则 智慧参与政治

世界观、问题与投票

柯德维 著 陈知纲 译

基督徒是否有一种道德义务或圣经义务，要参与政府管理呢？是否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基督教方式，供他们参与这一政治进程呢？基督徒是否有投票义务呢？如果有，那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应该了解哪些原则呢？牧者应该如何思考政治问题，如何在选举期间很好地管理他们的会众呢？

每一代基督徒都在讨论这些问题。多年来，人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模式和建议，供基督徒政治参与和文化参与参考之用。¹虽然这些建议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帮助基督徒将圣经原则应用到塑造和影响我们周围世界的道德问题上。

1947年，神学家卡尔·亨利（Carl Henry）就曾警告过自己二战之后的同时代人说，历史性的基督教可能失去对文化的影响力，因为教会在将福音应用于“紧迫的世界问题”²上犹豫不决。在亨利的时代，许多福音派教徒试图退出或已经退出了公共广场。结果，福音派对福音与社会的相关性就越来越不清楚了。正如亨利担心的那样，这种退却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基督教无法与其他的意识形态竞争。亨利非但没有退让，反而鼓励基督徒将他们信仰的基本原则应用到福音涉及的所有问题上，包括政府和政治，就是从根本上决定人们公共生活的领域中，借此来参与公共广场。

庆幸的是，在20世纪中期，有许多基督徒追随亨利的脚步，走上了一条积极参与世界事物的道路。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世俗主义的兴起和性革命对基督教性伦理的否定已经稳步地将圣经原则推到了公共广场的边缘。因此，今天的基督徒对他们的信仰应该如何影响自己的会众参与感到无知或困惑，也就不罕见了。

此外，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上两极分化严重的时代，每到一个选举周期，每个沟通平台上24小时不间断播放的密集候选人广告，就更加剧了这种两极分化。不幸的是，我们政治体制上的这种有毒的语气和极端的党派性质，使许多基督徒心灰意冷，不再去学习圣经中关于政府管理的教导了，也不再去考虑信仰应该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了。

有些人说，基督徒应该警惕与民选官员或政党的关系过于密切，因为这样很可能把教会的责任与国家的责任混为一谈。³ 他们问：如果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并掌管着君王的心（箴21:1），那为什么还要冒险让我们的福音见证卷入这类分裂的事呢？另一些人坚持认为，基督徒应该密切参与到政治家和党派政治中去。他们说：因为政治如此重要，所以值得投入大量资源来教育和动员会众参加政治活动中去。

究竟哪种方法是正确的呢？双方的意固然都是好的。然而，若走向了极端，这两种方法都会问题重重了。前者会使我们退出公共和政治空间。后者通过将政治提升到上帝从未想过的重要程度，从而会带来让教会的目的变得模糊化的威胁。《圣经》既不主张完全退出政治进程，也不主张在政治舞台上过度的投入。既然福音适用于人类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圣经才会教导我们政府和政治权威的真理。因此，我们需要

第三种方式；也就是一种由积极参与的基督徒忠实地应用圣经原则来应对当前政治挑战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型究竟是怎样的呢？哪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分裂的政治环境中前行呢？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呢？

本刊物所追求的目标是，从一种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出发，帮助基督徒对政治参与问题进行探索。本刊物会通过把福音的含义与政治过程联系起来的方方法，来达成这一目的。



- 首先，我们要思考“为什么”
基督教徒参与政治。我们会对“政治”进行定义，并解释为什么这是基督徒应该关心的事。随后，我们将会查考上帝的圣言，看看圣经的世界观是否提供了一个框架或着说一套原则，可以帮助引领我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航程。
- 其次，我们会思考基督徒“如何”参与政治。我们会讨论政府的角色、选举、美国的两党制、政党纲领，以及一些《圣经》中已经非常清楚地讲述的公共政策问题。
- 最后，我们会讨论牧师如何才能在敏感的道德问题上引导航向，并很好地牧养自己的会众，承认我们的教会在许多问题上，包括公共政策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

什么是“政治?”

对事物做出定义对减少混淆至关重要。对许多人来说，“政治”一词是欺骗、冲突和分裂的同义词，也会引发人们想到候选人在电视上唇枪舌剑的画面，或用肮脏的竞选广告谴责对手的情形。然而，将政治狭义地解释为政治家、竞选活动或国家机构是一种被片面的观点。

所谓政治，正确的理解是，关于不同的人群组织自己事物的过程。

“政治”一词来自希腊语单词“*polis*”，指的是希腊城邦(由公民群体统治的政治实体)。重要的是，对古希腊人来说，政治是“涉及在一系列地点夺取控制权和权力分配的斗争。”⁴ 它并非仅限于国家领域。因此，恰当理解，政治是关于不同人群如何组织自己的事务，无论是一个家庭学校共同决定在哪里开会，一群邻居决定必须清理他们街道上的垃圾，还是邻里之间的协议，在外出度假时互相照管对方的房子。从这种意义上讲，政治与社会紧密相连，即我们如何与他人联系起来，也与爱邻居的概念密不可分。若我们自己相信，政治只处理一部分政客之间的冲突，并因此选择退出政治的话；那么，社会及我们的邻居，就会变得更糟。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政治?

为什么那些追求活出自己信仰的基督徒要关心政治呢？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在某些圈子里似乎有一种假设：认为政治天生就是不纯洁的，而且政治激进主义对

于那些严肃对待福音的人来说是不合适的。这一观点符合神学家古德恩 (Wayne Grudem) 所称的“只做福音，不涉政治”的公民参与方法。⁵ 这一观点的追随者主张，基督徒应该唯独专注于分享好消息，并借着信仰来使人们作主门徒，因为主耶稣最后的命令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太28:16-20)。换句话说，因为政治参与并不会使人们信仰基督；所以，并没有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

然而，在仔细研读《圣经》之后，这种反对意见并不能解释一种更广泛的政治观，也就是将人们如何安排他们的生活和事务及基督教世界观对公民责任有很多说法的现实。此外，反对意见没有考虑到基督徒有责任管理托付给他们的祝福和机会。因为投票是一件大事生活在民主共和国的基督徒，应该以尊重上帝和增进邻舍福祉的方式来投票。

圣经教导说，那些在上掌权的乃是上帝所设立的。(罗13:1-7).

《圣经》教导说，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在《罗马书》13:1-7节，保罗把执政掌权的描述为“上帝的官长”，并说他们是负责管理民事伸张正义呢。虽然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但他选择使用人政府来执行他在公民领域中的旨意。在《创世记》9章中，也可以发现政府的圣经基础；在那里，上帝提供了一般授权来对抗杀人者 (创9:5-6)。⁶ 这段经文暗示，社区必须组建或支持有能力执行司法的政府。

因此，政府的重要角色就是基督徒应该关心政治进程的原因之一。政府是上帝的心意，基督徒应该以一种符合上帝旨意的方式来思考这件事并参与其中。基督徒应该关心政治的第二个原因是，圣经中有无数上帝子民参与政治的例子，以此作为整体事工方法的一部分，以满足属灵和世俗的需要。

旧约为我们提供了忠心参与政治的例子。例如，约瑟和但以理都曾在外国政府中任职，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实施有益于社会的政策。在约瑟的例子中，在一场极具毁灭性的大饥荒中(创45:9-12)，上帝利用他在埃及政府中的职位，保护并供养了他的大家庭(他们将成为未来的以色列民族)。同样道理，王后以斯帖也利用自己在波斯政府中的影响力，从国家批准的种族灭绝中拯救了犹太人(斯8)。在其他地方，先知耶利米指示在巴比伦的被掳之人寻求他们新城市的福利。又吩咐他们为那座城祷告，“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29:7)。一个繁荣的社会不仅会让城市居民受益，也会让上帝子民受益。

在新约中，主耶稣也参与了全面的服事，既照顾人身体的需要，也照顾人属灵的需要；喂饱饥饿的人和照顾病人，乃是他所创扬信息的延伸。保罗也提倡全方位的服事：“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加6:10)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豫备叫我们行的”(弗2:10)。

圣经劝勉人参与有公共意义的“善行”；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那些政府官员做出的决定对人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基督教的世界观承认信徒的

圣经劝勉我们要参与众人以为美的“善行”；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

“善行”必须包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即一个对基督教福音、宣教和传福音的自由有重大影响的领域。

在面对人指控他煽动叛乱时，保罗曾行使自己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向凯撒上诉(徒25:10)。显然，使徒很乐意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中工作，寻求正义来对错误的指控进行抗辩。

最后，保罗教导提摩太说：“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人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庄、平安无事地度日”(提前2:1-2)。基督徒要为他们的领袖祷告，这些人的决定可以促进或抑制他们过敬虔、有尊严的生活的能力。

总而言之，作为我们安排共同生活的手段，政治在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基督徒不可避免的领域，也是要基督徒关注的核心领域。因为政府及其法律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法避免要有一定程度的参与。这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前2:11)，但他们仍是“世人之城”和“上帝之城”的公民。基督徒应该努力成为这两个城市中的好公民，并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促进法律、政策和实践，促进我们邻居的繁荣。

因此，基督徒既然有一种基于圣经的**义务参与**政治和政治过程。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参与的正确方式**是什么？

基督徒应该如何参与政治？

相信圣经、热爱福音的基督徒应该怎样履行他们的政治责任呢？近年来，一些杰出的福音派领袖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些领导人对目前美国政治的分裂性和粗糙的性质表达了担忧，并提出了参与政治进程的建议。

完全避免政治是一种对现状的认可，这可能包括可以延续的社会条件公然的不公正。

他们的很多建议很有帮助。例如，一位牧师说，“不带政治色彩就是政治”；因此，责备那些因害怕被认为“太政治化”而避免政治话题的人。⁷ 正如他正确指出的那样，完全避免政治乃是对现状的默认，可能包括对一些状况公然的不公正永久化的社会状况的默认。历史上的例子，包括19世纪的教会，都拒绝谴责奴隶制；连20世纪中期的教会对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也保持了沉默。由于避免变得“过于政治化”；所以，这些教会实际上成为了邪恶制度和法律的支持者。

第二个例子，是南非的英国国教会(CESA)对种族隔离问题(1948-1994)的回应。虽然教会寻求采取“非政治化”的立场，这种中立的伪装让南非英国国教会被误导，接受了一种残酷和压迫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⁸ 通过尝试不涉

及政治，教会实际上认可了一种容忍严重不公义的制度。德国教会上世纪30年代向纳粹投降，代表着类似失败。由于没有谴责希特勒明确敌对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所以牧师们也未能在当时迫切需要忠实的基督门徒时管理好自己的教会。

在最近的选举周期中，一位杰出的基督教领袖鼓励牧师们，要通过为领袖祷告和在传讲圣经过程中就出现的争议问题以讲道方式参与政治进程。但他表示，向教会成员提供投票指南，或在教会大厅中举办投票登记这类活动，是不明智的。他认为，这些措施带来的结果就是限制了“在我们的教会感到舒适”的人数。⁹ 这一观点虽然承认政治是爱我们邻居的许多方式之一；但又警告当心随之而来的政治过程，因为它自身有一系列潜在的陷阱，所以教会应该警惕与政治和选举过分纠缠在一起。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教会领袖应该在讲道中解决道德上的问题，并带领会众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祷告——而把大多数政治问题留给教会成员的个人良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这一建议有助于提出一些与基督教公民责任有关的问题，但它在现实世界的应用却是很有限制的，因为它无法将各种想法与逻辑结论结合起来，也无法描述出实际行动的步骤。这些建议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思想的后果，以及我们两党制的现实。¹⁰ 我们决不应把教会的使命与某个政党的纲领等同起来。但是，基督徒，尤其是牧师，除了呼吁诚恳对话并在一些道德问题上传讲真道外，是否应该做更多事呢？是否存在某种伦理命令让基督徒投票，若是这样，当我们投票时，又是什么圣经原则引导我们投票呢？

基督徒应当投票吗？

美国基督徒应该投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上帝赋予政府的权威，美国独特的政府形式，以及神学如何影响我们的选举。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一位基督教领袖最近表达了他对主持选民登记活动和为自己的会众提供选民指导的不满。¹¹ 虽然这位教会领袖相信“投票是一件好事”，但他却认为教会作为一个机构，除了为候选人祷告和在道德问题上传讲真道以外，再去做任何其他事就是轻率的了。尽管这位牧师有维护教会的使命和见证的善良初衷，但这种方法却并没有达到实现作基督门徒的要求。若福音对人类生活中的所有领域，包括政治，都有启示的话，那牧师难道不应该努力确保他们的成员都得这装备（例如，登记投票），并有足够的信息来忠实地参与公共活动吗？



基督徒是投票箱的管家，就像我们是一切事物的管家一样否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

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宪政制共和国中，权力的核心在于公民；政府是从人民获得自己权威的。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22章中解释的那样，人民的同意乃是“一切合法权威纯粹的、最初的源泉”。¹² 在美国，这一原则是我们政府的基础，它也为公民提供了不可思议的机会和责任。与世界上数十亿人不同，美国人通过投票箱来控制自己的政治前途。的确，我们是上帝的管家，就像我们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其他一切事物的管家一样。

对基督徒公民来说，当我们沿着保罗在《罗马书》13章中论到政府目的的教导来考虑这一问题时，美国政府形式所隐含的意义甚至九更为重要了。根据保罗的说法，政府是由上帝所设立的，目的是为要扬善抑恶。上帝授权政府为了执行正义而使用刀剑。正如一位神学家最近解释的那样：“刀剑乃是上帝授权给人类保护生命的礼物。”¹³

从这些考虑中，一条对基督徒的政治参与具有深远影响的真理便浮现了出来：投票乃是一项代行上帝所赐权力的行动。因为在我们的共和制的政体中，权力在民，当基督徒投票时，他们就是把自己的治理权力委托给了其他人。换句话说，通过投票方式，基督徒将他们“佩剑”的责任委托给了代表他们治理国家的官员。从这个角度来看，投票是一桩履行管家责任的事；没有投票就是没有行使上帝赋予的权力。

因此，若投票行为是授权使用刀剑的行为，那牧师就应该向自己的成员传达：“这是基督徒当行之事。”考虑到政治具有不可避免的作用，以及政府的决定对人们的生活会产生直接的、现实的影响，淡化投票责任就等于在基督徒的门徒训练上和全面爱我们邻居上失败了。



现在，一些人可能会反驳，辩解说：这种投票和政治参与的概念是过度把考虑政治舞台的事放在了优先位置上。当思考基督徒爱我们邻居的义务时，他们可能会争辩说，“政治参与不过是爱我们邻居，并试图在文化中忠实存在的一种方式而已。”¹⁴ 这是事实，但我们切不可低估了政府的重要性及其在人民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对邻舍的爱必须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果基督徒不参与政治，不参与塑造社会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舞台，他们真的能看顾自己邻居吗？

此外，考虑到美国在世界上具有的深远影响，美国的基督徒若对我们政府如何处理世界范围内的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不关注，就是对那些深入到如何看待世界各地的人是按照上帝形象受造核心的问题不关注，又如何能很好地爱各国的人民呢？通过投票，美国人民决定谁会在海外代表美国及我们的国家要向世界输出的价值观。美国大使会在海外成为宗教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吗？支持传教士的基督徒应该关心国际宗教自由状况，这是一个美国可以通过倡导方式在其中发挥重要影响的领域。在“计划生育”这一幌子下，海外的堕胎是否会受到美国纳税人的资助，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重视未出生之人的生命呢？再者，美国的信徒通过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在这些问题上有直接的发言权。

牧师应该帮助教育和装备他们的成员 以圣经的方式思考政治问题、候选人 和政党纲领。

基于这些考虑，牧师应该劝诫他们的成员参与政治进程和投票。但是，仅仅投票是不够的。牧师也应该帮助教育和装备他们的成员，以圣经的方式来思考道德问题、候选人和政党纲领。这些装备和教育的大部分内容，应该通过教会有规律的生活节律和礼拜仪式（如讲道、集体祷告、赞美诗等方式）来完成。但是，为了强有力的政治纪律，应该采取更多的步骤。在另一些人教会中，这可能意味着提供选民指南和其他的教育材料。在其他国家中，这可能意味着举办关于政治参与的研讨会或是圣经研究。

许多基督徒可能会对这些建议感到不安；若是这样，我们就必须回顾对“政治”的正确理解，如前面讨论的，亦即决定如何最好地组织社区的事务和彼此相爱的过程。当我们意识到政治的核心是我们如何爱我们的邻居时，当我们一起生活并安排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就会明白没有理由回避如何投票了。相反，我们必须接受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基督身体内，就某些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讨论并尊重分歧，但我们不能完全避免谈论这些问题。只有对人类尊严的关心，却不去支持那些为纠正严重的道德错误而战的政策和候选人，是不够的。在《创世记》第三章，世界被罪困扰，基督徒蒙召去扭转人堕落带来的败坏作用，无论它们在哪里存在。我们决定在知情情况下投票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两党制的现实

我们在寻求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来参与政治，特别是选举政治时，必须在目前两党制的背景下类似应对投票的现实。

在谈到如何忠实地驾驭两党制的时候，有很多相互矛盾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基督徒应该参与政治进程，而不应将教会与任何党派混为一谈。政党会典型地坚持要完全的忠诚，并希望他们



的成员接受党纲的各种立场。这种忠诚会让人接受不符合圣经的政策，无法对社会发出先知般的预言。为了避免这种意外的事件(本文论述的是)，基督徒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寻求解决紧迫的道德问题，而不要顾及政党或政党分纲领如何。换句话说，基督徒应该说服政党的领袖和政策制定者相信他们观念的可信之处，而不是接受一个完整的政党纲领和它可能包含的任何道德问题。

许多福音派组织和领袖都采用了这种方法，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基督徒永远不应该把教会的信息与政党的信息混为一谈。我们必须根据圣经来评估各种政治立场，而不是与之相反。

然而，虽然教会不应该把自己与某个特定政党或运动捆绑起来，但这一事实不应成为不如实说明两大政党

在最基本道德问题上立场的借口。不管是退出政治进程，还是完全融入一个政党，都是同样不可接受的立场。因此，基督徒必须采取以议题为基础的方法，对主要政党和候选人的立场明确而诚实对待。这种方法允许预测的差距，但不假装两个主要政党(或他们的纲领)在每个问题上就道德而论都是相同的。

纵观历史，上一位既不隶属于民主党也不隶属于共和党的总统是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他是辉格党(辉格党现已解散)成员，曾担任美国第13任总统(1850-1853)。不管好坏，美国是两党制的，基督徒必须承认这一制度并在这一制度下运作。虽然基督徒参与政治的目标应该是说服两党成员根据圣经的世界观来处理问题，但我们必须在选举时决定支持谁。那么，基督徒在决定如何投票时，究竟应该考虑哪些圣经原则和政治问题呢？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会有助于我们决定在选举时支持谁。

圣经中最清楚的问题是什么？

基督徒既然确信他们有责任投票和参与政治，就需要意识到利害攸关的问题，并知道政党的立场。但更重要的是，基督徒必须立足于上帝圣言的教导。因此，接下来要对圣经教义中几个相关的道德问题进行考查，这也是目前那些想忠心驾驭政治进程的基督徒在争论的问题。一些问题涉及道德影响，如堕胎、婚姻、种族和扶贫。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共和党在前两个问题上的观点更符合圣经，而民主党对后两个问题上的观点更符合圣经，所以我们把堕胎婚姻、种族和扶贫放在一起讨论。

堕胎和婚姻/性

关于堕胎问题和未出生之人的人格问题，圣经中有明确的教导——生命是从受孕开始，堕胎就是谋杀（见出21:22；诗139:13-16, 22:10, 51:5-6；伯3：3；耶1:4-5；赛49:1；路1:39-45；加1：15）。¹⁶ 同样，关于婚姻问题，《圣经》直截了当地将婚姻定义为一生之久的盟约（创2:24，太19:5，可10:6-9，弗5:22-23）。圣经对同性恋行为的道德地位也毫不含糊（创19:1-5；利18:22, 20:13，罗1:24-28；林前6:9-11；提前1:10-11）因此，在包括生命和性的问题上，圣经是毫不含糊的。

当谈到今天的堕胎和婚姻/性问题时，两者之间的分歧两党之间的关系再明显不过了。

当谈到今天的堕胎和婚姻/性问题时，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立场根本不一致。在婚姻问题上，2016年共和党的党纲指出，“传统婚姻和家庭，基于一男一女的婚姻，是自由社会的基础；几千年来，一直肩负着养育子女和灌输文化价值观的重任。”¹⁸ 2016年民主党的党纲则指出，民主党人“欢迎最高法院承认LGBT群体和其他美国人一样有权和他们所爱的人结婚的决定。”¹⁹



在堕胎问题上，民主党人已经离弃了自己从前坚持的立场，即堕胎应该是“安全、合法和罕见情形”的立场。²⁰该党现在认为，堕胎是一项基本权利，应该由政府资助。然而，他们在1992年的党纲中却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国家的目标必须是让堕胎日益成为不必要之举。”²¹2016年的党纲却说：“我们继续反对并寻求推翻阻碍妇女堕胎的联邦和州法律和政策，包括废除海德修正案。”²²海德修正案于1976年首次通过，禁止使用联邦资金支付堕胎费用。2016年的民主党党纲包括了从一个主要政党第一次明确发出的呼吁，要废除这一条款。四年后，每个竞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包括最终的提名人，都公开支持废除海德修正案。²³

杀婴问题也已成为最近政治对话的部分内容。杀婴，即杀害活着出生的婴儿，在2019年首次进入了政治讨论中；当时，纽约州废除了该州公共卫生法中的一部分，保护堕胎失败出生的活产儿。修订后的法律还允许即使是在怀孕24周之后，若母亲的健康处于危险中，也可以堕胎。但是，这种“健康例外”的规定不仅限于生理定义，还可以包括心理健康和情感健康的内容（这件事取决于堕胎提供者的医学判断）。因此，这项新的法律是如此广泛，乃至今天直到在纽约出生那一刻堕胎都是合法的。²⁴

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直言不讳。继纽约州于2019年通过了堕胎法之后，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陈凯西（Kathy Tran，民主党）也提出了一项类似法案，要求将妊娠晚期堕胎合法化。当被人问及她的法案是否允许女性在出现“即将分娩的身体迹象”后堕胎时，陈凯西回答说，“我的法案会允许，是的。”²⁵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州长拉尔夫·诺瑟姆（Ralph Northam D），此前曾是一名儿科神经学家，在

回应这些评论和此事带来的公愤时，在被人问及根据这项立法，对在晚期堕胎中幸存下来的婴儿会怎样对待时，他的回答令人震惊：“要给孩子接生。我们户籍将这个婴儿保持在舒适状态中。若母亲和家人有愿望，会将婴儿救活。然后在医生和母亲之间进行讨论。”²⁶

共和党人同样谈到了这一出现的杀婴问题。为了应对纽约州、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州事态的发展，参议员本·萨斯（Ben Sasse, 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于2019年1月提出了《活胎流产幸存者保护法案》（*Born-Alive Abortion Survivors Protection Act*）。²⁷ 该法案提议，在流产失败（导致活胎出生的流产）期间，医生必须在场，提供与其他任何成长到同一阶段的婴儿相同水平的护理。对不提供适当治疗的医生将受到刑事起诉。不幸的是，参议院民主党人并没有表现出支持该法案的意愿，并于2019年2月25日否决了继续推进终辩投票的动议（即结束辩论并对该法案进行投票）。只有三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将该法案推进到最后表决。²⁸ 众议院的民主党人甚至拒绝考虑这一法案，尽管共和党人曾80次要求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安排投票。²⁹ 众议院民主党人拒绝承认婴儿在堕胎后存活的问题，甚至在众议院共和党人要求举行听证会以引入证人来深入调查这一问题时进一步扩大了。由于没有一个民主党领导的委员会愿意就这个话题举行听证会，国会共和党人被迫于2019年9月10日在国会大厦的地下室举行了自己的听证会。³⁰

2020年2月，美国参议院审议了两项保护未出生儿童的法案：即《能承受痛苦的未出生儿童保护法案》（*Pain-Capable Unborn Child Protection Act*）及《活胎流产幸存者保护法》（*Born-Alive Abortion Survivors Protection Act*）。尽管



多数参议员支持这两项法案，但没有达到要求的60票，来启动终辩投票程序和克服民主党人领导的阻挠议事。³¹ 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那么在胎儿能感受疼痛(20周)后，该法案就可以保护胎儿不接受堕胎手术。如前所述，《活胎流产幸存者保护法》要求医疗保健从业人员对堕胎存活下来的婴儿行使与对其他同样胎龄出生的婴儿同等程度的专业技能、护理和勤勉。换句话说，已经出生孩子才是这项法案的焦点。然而，尽管这两项立法都是必要的，但只有两名民主党人投票支持“痛苦感受力法案”，只有三名民主党人投票支持“生而有命”法案。不幸的是，若没有民主党人的阻挠，两项法案都将成为法律；特朗普政府支持这些法案，并承诺将其签署变成法律。³²

《圣经》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婚姻和人类性行为。与堕胎问题类似，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人类性行为问题上也存在非常明显的世界观分歧。正如他们的政党纲领反映出的那样，共和党人相信，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认为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³³ 共和党人还愿意辩称，生理性别不是变动不居的；而且，采纳LGBT活动人士激进的社会议程，会让妇女和女孩处于危险中。另一方面，几乎所有

的民主党人，都支持2015年奥贝格费尔最高法院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在世界范围内促进LGBT的权利，并坚持扩大SOGI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法律来对抗歧视。³⁴

民主党人还支持《平等法案》（*Equality Act*），该法案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作为受保护群体写入美国民权法中，从而给予他们与种族和国籍相同的地位。这就使性倾向与一个人肤色一样的谎言成了永久的东西；我们作为基督徒知道，这种东西若任其发展，会对我们邻居造成很大伤害。《平等法案》还通过剥夺个人在《宗教自由与恢复法案》（RFRA）中主张或辩护的权利，破坏了现有的宗教保护。若《平等法案》成为法律，政府就可以强迫反对同性婚姻和同性恋的基督徒和任何信仰的成员以各种方式违反自己的宗教信仰。2019年5月，众议院以236票对173票通过了《平等法案》；228位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而只有8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³⁵

就圣经的明确性和优先性而言，基督徒已经正确地认识到：堕胎和人类性行为是首要的道德问题。不幸的是，正如最近的投票和两党的党纲表明的那样，两大政党中的一个采取了与圣经对这些问题的教导不一致的立场。我们稍后会对此种世界观方面的分歧做出评估；但现在，必须强调下面这一点：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最近国会投票反映出的那样，一个政党的世界观可能会产生严重、甚至是致命的后果。

但是，关于目前正在争论的其他一些道德问题，圣经教导的是什么呢？两大政党对此持何立场呢？

贫困和种族

另外两个具有重大道德意义的问题是种族和贫困。圣经揭示出，上帝对这两个问题都很关心；这就意味着，基督徒必须努力用圣经的智慧来评估政党对待这两个问题的方法。

上帝对穷人的关怀是贯穿圣经的一个普遍主题。劝勉人要看顾穷人的经文比比皆是（箴3:27-28, 22:22-23, 31:8-9; 赛1:17, 10:1-3; 亚7:8-10）；而且主耶稣自己也在他的医治和教导事工中，对穷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和怜悯之情（太11:4-6, 25:45; 路6:20-21, 14:14）。主耶稣的同胞兄弟雅各也写道，“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包括照顾孤儿和寡妇（雅1章）。一位基督徒若打开自己的圣经，就不可能忽略上帝要他看顾穷人的呼召。

论到种族平等问题，《圣经》明确地指出，所有人都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创1:27）。另外，福音的好消息也是为每个人预备的；基督是为每个人受死的，在他里面，来自各种语言、各个国家、各个部落的信徒都得以与上帝和好，也借着成为新人彼此和好（弗2:14-16）。论到亲近上帝，圣经对此很明确：新约废除了基于种族的差别（加3:28-29，西3:11）。在天上，“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都要赞美上帝（启7:9）。因此，恢复这些对人的世俗区别，并根据他们的肤色（或背景或种族）对人采取不利的行动，都是罪恶的，教会必须坚决予以否定。



显而易见，圣经针对贫穷和种族问题也有发声。忠心的基督徒有义务关心这些问题；对上帝圣言的忠心，是不能少的。然而，两个主要政党在种族和经济问题上的立场不如他们在堕胎和人类性行为问题上的立场直接。两党都没有声称支持更多贫困或种族主义。与此相反，两党都说贫困和种族主义都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他们只是在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究竟谁的种族和贫困政策更忠于圣经呢？

对寻求运用圣经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督徒来说，分辨力、祷告和智慧，并为意见分歧留有余地，乃是必要之举。

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在这些问题上，正像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一旦涉及应用时就会产生矛盾。正如约拿单·李曼（Jonathan Leeman）指出的那样，“从核心基督教原则到公共政策的转变很少是一条坦途，而往往是一条‘复杂曲折’的道路，要经过层层制约和审慎的考虑；对此，有良知的基督徒可能不同意。”³⁶ 虽然有些政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显而易见的，即认为基于种族、国籍或性别歧视的政策或法律是错误的；但仍有讨论空间，如平权行动、监狱改革和其他主要影响少数族裔社区的问题。对寻求将圣经原则应用于这些问题的基督徒来说，分辨、祷告和智慧，及为意见分歧留有余地，乃是必要之举。

有一种时髦的想法，就是：认为共和党是“反对穷人的”、反对少数族裔权利的；却又认为民主党是支持穷人和

少数族裔的。然而，这种简单化的概念却是缺乏足够事实依据的。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对少数族裔社区造成恰当影响的种族关系和立法问题。

一些人可能注意到了，民主党人似乎更关注少数族裔和穷人的困境问题。民主党通常会对平权行动计划和其他旨在帮助少数族裔社区的努力给予更多的支持。全面考察这些努力的价值，以及它们是否真正帮助了少数族裔和穷人，已经超出了本讨论的范围。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只要注意到《圣经》中对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的关怀就够了。然而，圣经并没有给出一套具体的补救措施。同样的，《圣经》也清楚地指出，我们不当因为人的种族而歧视其他人，而是会在是否有种族歧视及何时发生的问题上自然就会出现分歧。我们必须准备接受挑战，承认自身的不足，并根据圣经来审视我们的政策立场（而不是恰恰相反）。但与此同时，基督徒并没有领受圣经上规定的义务支持民主党为穷人或少数族裔提出的议案（事实上，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些议案给他们带来了伤害，而不是帮助他们），就像他们没有义务支持共和党的议案一样。与堕胎和婚姻问题不同，两党的政策建议都没有得到《圣经》的支持。将《圣经》中的原则应用于与种族有关的问题，往往需要有一种处境意识和洞察力。

关于贫困问题，毫无疑问，许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个人都关心穷人。将两党不同的经济哲学与道德上的冷漠混为一谈是一种误导；这种混同作法助长了所有共和党人都“反对穷人”的流行观念。事实上，保守派相信在处理贫穷问题上的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的有效性，这并不表示对边缘群体漠不关心。与此相反，保守派认为，当政府权力分散时，才

会为经济繁荣创造最佳的条件。《圣经》并没有支持特定的经济体系，尽管它确实会对某些人产生有利影响，而对另一些人产生不利的影响（禁止偷窃的诫命表明了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就像旧约中对遗产的尊重一样）。无论如何，与之前讨论的堕胎和人类性行为的问题不同，在如何按照《圣经》来处理这些问题上，仍给彼此的分歧留有余地。

就旨在确保美国种族平等的诸多重要法律而论，历史记录表明，共和党和民主党人经常会共同努力，来推进平等权利。国会在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时，有80%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和82%的参议院共和党人与63%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和69%的参议院民主党人一起投票，支持禁止种族歧视、结束公立学校等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禁止不平等适用选民登记要求的立法。³⁷ 两党在《民权法案》上的合作代表了一项历史性的立法成就，它帮助美国更接近实现自己立国的理想，即所有男女都是受造平等的。

2018年，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再次共同努力，通过了旨在通过职业培训和教育课程减少再犯罪率的《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226人）³⁸与民主党议员（134人）共同推进了这一法案。根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数据，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的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32%；但是，其中却占据了被监禁人口的56%。³⁹ 因此，致力于改革刑事司法制度的努力是解决严重影响少数民族社区的众多问题的步骤。⁴⁰

除此以外，在共和党领导下，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大幅度下降；2018年5月，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水平5.9%。当

时，共和党正控制着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⁴¹在此期间，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下降到了19.3%，这是另一个历史最低水平。⁴²虽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而且相关性并不一定自动就意味着因果关系；但事实是：最近，在共和党的领导下，更多的少数族裔获得了工作。

在与种族关系和扶贫等有关的富有争议的议题上，基督徒应该彼此表现出爱心来。重要的是要牢记，在美国许多地方，都有基督教徒，特别是非裔美国教徒，特别受到了种族主义遗留下来的和挥之不去的影响。因此，这些信徒从历史角度出发，是带着一套已经深受影响的优先事项来处理政治进程的。对其他背景的信徒来说，这种考虑却往往是陌生的。这个现实就凸显出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一定要有所恩典；而且，在圣经允许的地方，也要为彼此间的分歧留下空间的重要性。

圣经的反思与实际应用

若就他们提倡的每项政策立场都要与圣经完全一致而论，没有一个政党是基督教政党。事实上，有许多政策上的问题，圣经都没有提及。在诸如此类问题上，基督徒应该在辩论时存着爱心，并要在他们有分歧的问题上给对方留下自由的空间。在本书中有很多问题并没有提到，但我们可以得出合乎圣经的应用；而且，基督徒也可以考虑这些问题如何影响他们的参与和投票的。

近年来，美国两大政党在《圣经》提到的道德问题上都采取了明确的立场。

然而，同样真实的是，近年来，两大政党确实在《圣经》所提到的道德问题上采取了明确的立场。例如，在堕胎和人类性行为问题上，两党现在是处在这一光谱对立的两端。对那些将圣经权威放在政党权威之上的基督徒来说，若有担任公职的候选人（在一些问题上甚至是其中的佼佼者）竟坚持一种无视并挑衅上帝不变道德律的立场，这是很悲惨的。为了在学术上的诚实，必须认识到，共和党在堕胎和人类性行为问题上，通常会采取一种与圣经教导一致的政策立场；而在这些问题上，民主党的立场却与圣经不一致。

接着再来考虑一下未出生胎儿的生命权话题。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圣经的教导很清楚，公共政策的应用也是很清楚的。例如，《圣经》教导说，每个人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形象载体，拥有内在的尊严。因此，人的生命极其宝贵的，我们有责任保护生命。从圣经角度来看，支持保护生命的法律和政策既是正确的，也是公义的。圣经对堕胎的道德评价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杀害未出生的婴孩，在道德上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应该反对的。考虑到两党制的政治现实，这种道德上安排是很明显的。

除此以外，基督徒在考虑他们参与政治的问题时，应该采用一套道德分类方法。正如基督教伦理学家安德鲁·沃

克(Andrew Walker)指出的那样，在堕胎问题上，有一种“更强烈的道德紧迫性，来废除那些道德上不公正和已经列入法律中的内容，远超过改善因为社会性的邪恶和犯罪行为而得以存在的社会性恶行。”⁴³ 换句话说，一项主张终止未出生婴孩生命的积极权利存在就要求我们立即采取行动。基督徒既然关心尚未出生的婴孩，也就是我们国家中最脆弱的那个阶层，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力、资源和时间，来尽快纠正这一错误。作为创造一种关注生命的文化整体努力中的一部分，基督徒必须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去，通过法律来保护生命。

在人类性行为问题上，《圣经》清楚地指出，上帝设定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因为婚姻是一种制度性手段；通过这种方式，让上帝的形象承载者来完成遍满地面和管理全地的神圣命令。《圣经》非常重视婚姻；改变婚姻定义，就像2015年最高法院试图做的那样，便是对上帝权威的直接挑衅。虽然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声称，他们乃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但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他们却站在圣经错误的一边，更不用说从生物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讲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大多数共和党人反对以争取LGBT权利为代表的性革命，而大多数民主党人则支持并推动它。

因此，围绕生命权和人类性行为这类道德问题，一个重要的政党已经可悲地接受了明显与圣经中的道德相悖的立场上。这件事的结果就是在文化中增加了道德上的混乱，破坏了人类的尊严，增加了子宫中无辜生命的丧失。

虽然贫穷在圣经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但它要求我们采取的具体行动就是关心穷人的疾苦。圣经并没有命令我们支持平权行动的招生配额，或反对它们。它也没有命令我们实施由政府运作的消除贫困的项目，或反对它们以支持私人运作的项目。《圣经》规定的立场（关心穷人）没有像对待堕胎和性行为那样，因为党派路线的分歧分崩离析。与许多其他问题一样，有关扶贫或种族关系的政策在就这些问题做出决定之前，需要进行认真和仔细的分析；这种分析虽然是从圣经和圣经原则开始的，但也要求我们运用上帝赋予我们的分析能力，来汲取其他领域必要的知识，好彻底理解这些问题。

虽然两个政党没有一个能完全代表基督徒，但政党的纲领确实能让我们对选举时支持谁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

因此，虽然两个政党没有一个能完全代表基督徒，但政党的纲领确实允许我们在选举时就支持谁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这些党纲因为发挥着政党提出的执政哲学的功用，让基督徒看到，政党如何优先考虑（或不优先）圣经明确表述的问题。



研究表明，在过去30年中，政客们越来越多按照自己政党的纲领投票，而且80%的时间都是如此。因此，一个政党的纲领已经成为这一政党政客投票的一个很好的定向标。因此，对基督徒来说，只要一个党的纲领推出的政策更符合圣经道德，他们也就更容易根据它们的纲领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决定支持哪一个政党。

对一个政党纲领的重要性，南方浸信会神学院校长阿尔伯特·穆勒（Albert Mohler）最近做了探讨。在讨论基督徒应如何思考政治问题时，穆勒强调了各种问题的重要性，如宗教自由、堕胎、联邦司法机构的任命、性行为、婚姻、及解释学（即，一个人如何解释宪法）。穆勒在强调一个政党官方纲领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选择支持哪个政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时，解释说：“这取决于一个政党表明的立场。这一点极为重要。”⁴⁵ 展望夏季的党代会，他补充说，“我认为，到两党的政治纲领公布时，若他们有任何一致的世界观，那就很少会有美国人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投哪一个政党的票了’。”对穆勒来说，就像对许多基督徒一样，两党的纲领中反映出的世界观方面的分裂应该成为基督徒寻求忠实管理自己选票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简而言之，如果在神学上持保守态度的基督徒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支持某个政党时，那是因为另一个政党在道德问题上采取了有悖圣经明确教导的立场。因此，虽然基督徒确实不应该在任何一个政党中完全“有一种家的感受”，⁴⁶ 认为他们在两个政党中同样会感到舒适，这样公平吗？

答案似乎是“不会”。

结 论

基督徒既然蒙召在生活中各个方面荣耀上帝。因此，我们就应该追求把一切交托给主，包括我们的政治参与。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理由去关心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进程。参与政治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它也是一个尊荣上帝和向我们邻居展示爱心的机会。

美国的基督徒，因为拥有投票权，就拥有一种影响政治进程的独特机会和责任。因此，基督徒应以祷告的方式来处理政治参与问题，并寻求敬虔的谋略。我们必须用基督教的世界观来过滤所有的议题、候选人和政党的纲领问题，并把这些以上帝的圣言是瞻。圣经处理的政治或道德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有哪些政策是圣经明确谴责的呢？是否有善意的基督徒不同意的地方呢？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基督徒必须能以圣经的清晰和智慧来思考这些问题。

对牧者来说，还有额外的责任。作为那些蒙主托付照管羊群的人，仅仅承认各种政策立场是极其邪恶的，却不鼓励人们采取行动是不够的。投票就是一种管理，应该鼓励和装备基督徒，以尊荣上帝和爱自己邻居的方式来管理他们的投票。福音适用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这也包括政治和公共政

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通过投票给候选人来遵循我们的信念以及支持明确的圣经价值观的政党。

策，牧者必须帮助自己的会众将圣经原则和政治责任之间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当有能力做更多事时，仅仅为候选人祷告和在少数几个问题上发言是不够的。尽管牧者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时候，永远不应该说“主如此说”，但为了造就健全基督徒的缘故，他们应该确保自己的会众得到了必要的资源上的装备，好在投票站来尊荣上帝。

我们既受到对邻居的爱和渴慕善用上帝所赋责任的催迫；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必须参与到政治进程中。但是，我们必须以合乎圣经原则的方式参与。这就要求我们要随时预备应对我们当今时代的道德问题，我们两党制的现实，并通过投票给那些明确支持圣经价值观的候选人和政党的方式，来达到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逻辑目标。



柯德维，道学硕士，美国家庭研究委员会圣经世界观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和撰写关于生命、人类性关系、宗教自由的文章，以及圣经世界观的相关问题。目前，柯德维正在西南浸信会神学院修读基督教伦理学博士学位。

特别感谢葛若兰女士提供的编辑支持。

- 1 Wayne Grudem, *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Bible: A Comprehensive Resource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Political Issues in Light of Scripture*: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0), 23–53。古德恩着重强调了关于基督教徒和政府的五种主要观点；他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政府应该强迫宗教，政府应该排斥宗教，所有政府都是邪恶的和属于魔鬼的，“传福音，而不问政治”，“做政治，就不要问福音”。他提出了一种模型，他称之为“基督教对政府的重大影响”，第55–76页。有一种对基督徒与文化、政治的关系的经典分类。即H.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51)。尼布尔提出的五种选择是：“基督教反对文化”、“文化中的基督”、“基督高于文化”、“悖论中的基督与文化”和“基督改变文化”。
- 2 Carl Henry, *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47), 65.
- 3 事实上，这种认为基督徒将自己信仰带到公共场合中的做法违反了“政教分离”的理念，是进步派世俗精英普遍提出的一种批判观点。然而，这种批评并不公允，因为它误用了开国元勋的意图，这些立国者并没有打算在所有对上帝的信仰的表达和公共生活的各方面之间竖起一道“隔离墙”。这种认为基督教神学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律或政治对立的观点，乃是根植于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广场必须彻底去神圣化，只有世俗世界观才是允许的。

但是将上帝和圣经价值观从公共广场上撤离的作法，却是对世俗主义者的不必要让步，因为他们要求一种“价值中立”的公共广场。正如理查德·约翰·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多年前提出的，必须将宗教信仰排除在公共话语之外的观点是错误的，其根基在于世俗价值是非宗教的错

误信念。每个人走进公共广场时都会带着某种世界观，但归根结底什么才是正确的基本信念；每个人都有由总体元叙事构成的一种认同。

2006年，当时的参议员奥巴马强调政治道德基础的重要性。奥巴马明白，解决某些问题需要道德上的转变，他知道，在制定政策时，认为宗教信仰不起作用是错误的。他说：

“世俗主义者要求信徒在进入公共广场之前离开宗教信仰，这是错误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多萝西·戴（Dorothy Day）、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大多数伟大的改革家——不仅是被信仰激励的，也在反复使用宗教语言来为自己的事业辩护。因此，说男人和女人不应该把他们的“个人道德”注入公共政策辩论中，这乃实际上是一种荒谬的主张。从定义上讲，我们的律法是道德的编纂，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的基础上的。”奥巴马的内容引自：Michael Sandel,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246.

- 4 Jonathan Leeman, *Political Church: The Local Assembly as Embassy of Christ's Rule* (Downers Grove, Ill: IVP Academic, 2016), 83. 李曼引用朱迪斯·斯奎尔斯的观点认为，“政治”如果构思得当的话，会成为一个比国家机构更广泛的概念。
- 5 Grudem, *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Bible: A Comprehensive Resource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Political Issues in Light of Scripture*, 44.
- 6 Leeman, *Political Church: The Local Assembly as Embassy of Christ's Rule*, 186. 李曼认为，关于《创世记》第9章我们要追问的制度性问题是，上帝赋予了谁权力去做什么？他认为，“上帝赋予人类使用刀剑的权力……这两节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含义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各个群体必须组成或支持某个政府，一套有秩序的公开承认的制度程序，

旨在公正地运用这套上帝所赋予的公义机制。”见李曼上文中的著作，第186-188页。

- 7 Timothy Keller, “How Do Christians Fit Into the Two-Party System? They Don’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9, 2018, accessed May 10,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29/opinion/sunday/christians-politics-belief.html>.
- 8 Leeman, *Political Church: The Local Assembly as Embassy of Christ’s Rule*, 85.
- 9 Kevin DeYoung, “The Church at Election Time,” The Gospel Coalition, October 3, 2018, accessed May 10, 2019, <https://www.thegospelcoalition.org/blogs/kevin-deyoung/church-election-time/>
- 10 在世界上其他存在多党制的地方(如欧洲和加勒比地区)，基督徒必须与政府议会制度的复杂性作斗争。虽然在多政党国家的基督徒可能以不同方式参与政治，但本公开报告提供的问题分析仍然适用。
- 11 即使今天在这些系统已经就位的地方，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基督教政党”让这些国家的所有基督徒团结起来。
- 12 Alexander Hamilton, “The Federalist No. 22,” December 14, 1787, Constitution Society, accessed May 10, 2019, <https://www.constitution.org/fed/federa22.htm>.
- 13 Leeman, *Political Church: The Local Assembly as Embassy of Christ’s Rule*, 50.
- 14 DeYoung, “The Church at Election Time.”
- 15 Frank Freidel and Hugh Sidey, “Millard Fillmore,” The White House, accessed May 10,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about-the-white-house/presidents/millard-fill-more/>.

- 16 更多关于圣经对未出生的人的教导，请参见大卫·克洛松，《反堕胎参与的圣经原则：人格、圣经和教会历史》，家庭研究委员会，2019年；online at: frc.org/unborn.
- 17 For more o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about marriage and sexuality, see FRC.org/worldview.
- 18 “Republican Platform 2016,” 2016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2016, https://prod-cdn-static.gop.com/media/documents/DRAFT_12_FINAL%5B1%5Dben_1468872234.pdf.
- 19 “2016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Democratic Platform Committee, 2016, 17, [https://democrats.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6 DNC Platform.pdf](https://democrats.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6_DNC_Platform.pdf).
- 20 “Bill Clinton on Abortion,” OnTheIssues, accessed May 10, 2019, https://www.ontheissues.org/Celeb/Bill_Clinton_Abortion.htm.
- 21 “1992 Democratic Platfor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ccessed May 10, 2019,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1992-democratic-party-platform>.
- 22 “2016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33.
- 23 Maggie Astor, “How the 2020 Democrats Responded to an Abortion Survey,”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2019, accessed April 17,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19/11/25/us/politics/democratic-candidates-abortion-survey.html>.
- 24 Sam Sawyer, “Explainer: What New York’s new abortion law does and doesn’t do,” *America Magazine*, January 30, 2019, accessed May 10, 2019, <https://www.americamagazine.org/rha2019>.
- 25 “Kathy Tran Presents Virginia Third Trimester Abortion Bill in Committee,” *The Republican Standard*, January 29, 2019, accessed May 10,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MFzZ5I30dg>.

- 26 “VA Gov On Abortion: ‘Infant would be resuscitated if that’s what the mother and the family desired’,” Hannah Cortez, January 30, 2019, accessed May 10,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TopSKo1xs>.
- 27 Ben Sasse, “Born-Alive Abortion Survivors Protection Act,” No. S. 311 (201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311>.
- 28 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纽约州民主党)在内的几名民主党人,就该法案公然散布谎言,声称它会侵犯妇女堕胎的权利。然而,正如该法案的发起人Ben Sasse(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人)多次指出的那样,该法案只适用于那些在失败的堕胎中存活下来的婴儿。最后的点名投票结果是53比44(需要60票)。没有共和党参议员投反对票,只有三名民主党参议员(曼钦、琼斯和凯西)投了赞成票。参见Alex Swoyer, “参议院民主党人阻止共和党的反杀婴法案,” *The Washington Times*, February 25, 2019, 33 accessed May 10, 2019,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9/feb/25/senate-demo-crats-block-republicans-antiinfanticide/>.
- 29 To view video of 75 of the 80 requests, se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aA5PA2BOcw&list=PLytHy7PQx-OT7cvLIwmh0zqDPQ336uN9yS>.
- 30 For the full efforts undertaken by House Republicans related to the Born Alive Abortion Survivors Protection Act, see: <https://www.republicanwhip.gov/endinfanticide/>.
- 31 参议院在“有痛苦能力”的表决中以53票对44票,在“生而有生命”的表决中以56票对41票。投票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党派路线进行的。两位民主党人(凯西和曼钦)投票支持“痛能力”,三位民主党人(卡西、曼钦和琼斯)投票支持“生而有命”。所有共和党人都投票支持Born-Alive,而两名共和党人(柯林斯和穆尔科斯基)投票反对Pain-Capable。目前正在竞选总统的三位民主党参议员(克洛布查、桑德斯和沃伦)没有出席投票,尽管过去所有人都投票反对这两项措施。参见大卫·克洛松,《冷酷无情:参议院未能维护人类尊严》,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February 26, 2020,

- accessed April 27, 2020, <https://www.frcblog.com/2020/02/callous-and-cruel-senate-fails-uphold-human-dignity/>.
- 32 “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ve Policy,”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February 25,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2/SAP_S-3275-and-S-311.pdf.
 - 33 “Republican Platform 2016,” 2016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10, 31, https://prod-cdn-stat-ic.gop.com/media/documents/DRAFT_12_FINAL%5B1%5D-ben_1468872234.pdf.
 - 34 “2016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Democratic Platform Committee, 2016, 17, 41, [https://democrats.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6 DNC Platform.pdf](https://democrats.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6_DNC_Platform.pdf).
 - 35 U.S. Congress, House, *Equality Act*, HR 5, 116th Cong., 1st sess., introduced in House March 3, 201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5/text>.
 - 36 Leeman, *Political Church: The Local Assembly as Embassy of Christ’s Rule*, 377.
 - 37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H.R. 7152 (1964),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votes/88-1964/h182>. 在众议院，有153名民主党人和136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该法案；91名民主党人和35名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在参议院，46名民主党人和27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21名民主党人和6名共和党人投票反对该法案。
 - 38 “Final Vote Results For Roll Call 215,”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ccessed May 13, 2019, <http://clerk.house.gov/evs/2018/roll215.xml>.
 - 39 “Criminal Justice Fact Sheet,” NAACP, accessed May 13, 2019, <https://www.naacp.org/criminal-justice-fact-sheet/>.
 - 40 David Closson, “What human dignity has to do with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Ethics &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 July 12, 2017, accessed May 13, 2019, <https://erlc.com/resource-library/articles/what-human-dignity-has-to-do-with-criminal->

- 41 “Databases, Tables & Calculators by Subject,”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ccessed May 13, 2019, <https://data.bls.gov/timeseries/LNS14000006>.
- 42 Paul Davidson, “Jobs report: Black teen unemployment fell to 19.3 percent in September, lowest on record,” USA Today, October 5, 2018, accessed May 13, 2019,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money/2018/10/05/jobs-report-blackteen-unemployment-lowest-record/1536572002/>.
- 43 Andrew T. Walker, “Why we should work to overturn abortion laws,” Ethics &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 August 28, 2018, accessed May 13, 2019, <https://erlc.com/resource-library/articles/why-we-should-work-to-overturn-abortion-laws/>.
- 44 Jeff Stein, “We asked 8 political scientists if party platforms matter. Here’s what we learned.,” Vox, July 12, 2016, accessed May 13, 2019, <https://www.vox.com/2016/7/12/12060358/political-science-of-platforms>
- 45 “Albert Mohler | T4G Ask Anything,” Southern Seminary, April 15,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451&v=E5TxKP7uiGo&feature=emb_title. Mohler’s comments o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begin at 41:00; the quote cited here begins at 47:17.
- 46 请注意，美国基督徒在政治方面面临的挑战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兄弟姐妹也面临着同样的紧张局势。这是因为没有“基督教”政党；即使是在几十个政党参加任何一次选举的国家，也没有哪个政党会完全符合圣经。在到达天堂之前，有信心的基督徒总是要从不太完美的选项中做出选择。智慧、祷告和忠告，乃是基督教政治参与不可或缺的元素。生活在允许公民参与选举进程的国家基督徒，应该为他们享有的自由感恩，并牢记世界各地的许多基督徒没有这些特权。因此，虽然没有一个政治制度是完美的，但能参与选择政府的基督徒应该怀着感激之情这样做，并寻求根据本出版物中概述的圣经原则来作出决定。



你的世界观如何？

美家中心圣经世界观系列

旨在帮助基督徒把圣经的世界观应用到当今最紧迫的文化和政治问题上。



圣经世界观研发中心

获得这类印刷品和更多内容，请访问
frc.org/worldview

美家中心出品



圣经世界观研发中心

通过圣经视角积极参与文化

圣经世界观中心的存在旨在为个人、家庭、教会和牧师提供资源，帮助他们成长和加强他们合乎圣经的世界观。

我们的使命是用圣经的世界观来武装基督徒，训练他们在家庭、社区和公共广场上推进和捍卫信仰。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frc.org/worldview

观看最新的圣经世界观忠心的视频、文章、出版品和访谈内容

圣经对政治参与有何话说？

我们既受到对邻居的爱和渴慕善用上帝所赋责任的催迫，凡追随主耶稣的人都必须参与政治进程。但我们必须以合乎圣经原则的方式参与。通过查考上帝圣言和探究政府的角色，《立足圣经原则 智慧参与政治》一文解释了为何基督徒应参与政治，以及如何以合乎圣经的方式来参与政治。这个资源审视了今天的政治现实和最重要的问题，并为牧者提供了建议，以便引导他们的会众来处理这些敏感的道德问题。



frc.org